

# 如果这是宋史

3

仁宗盛世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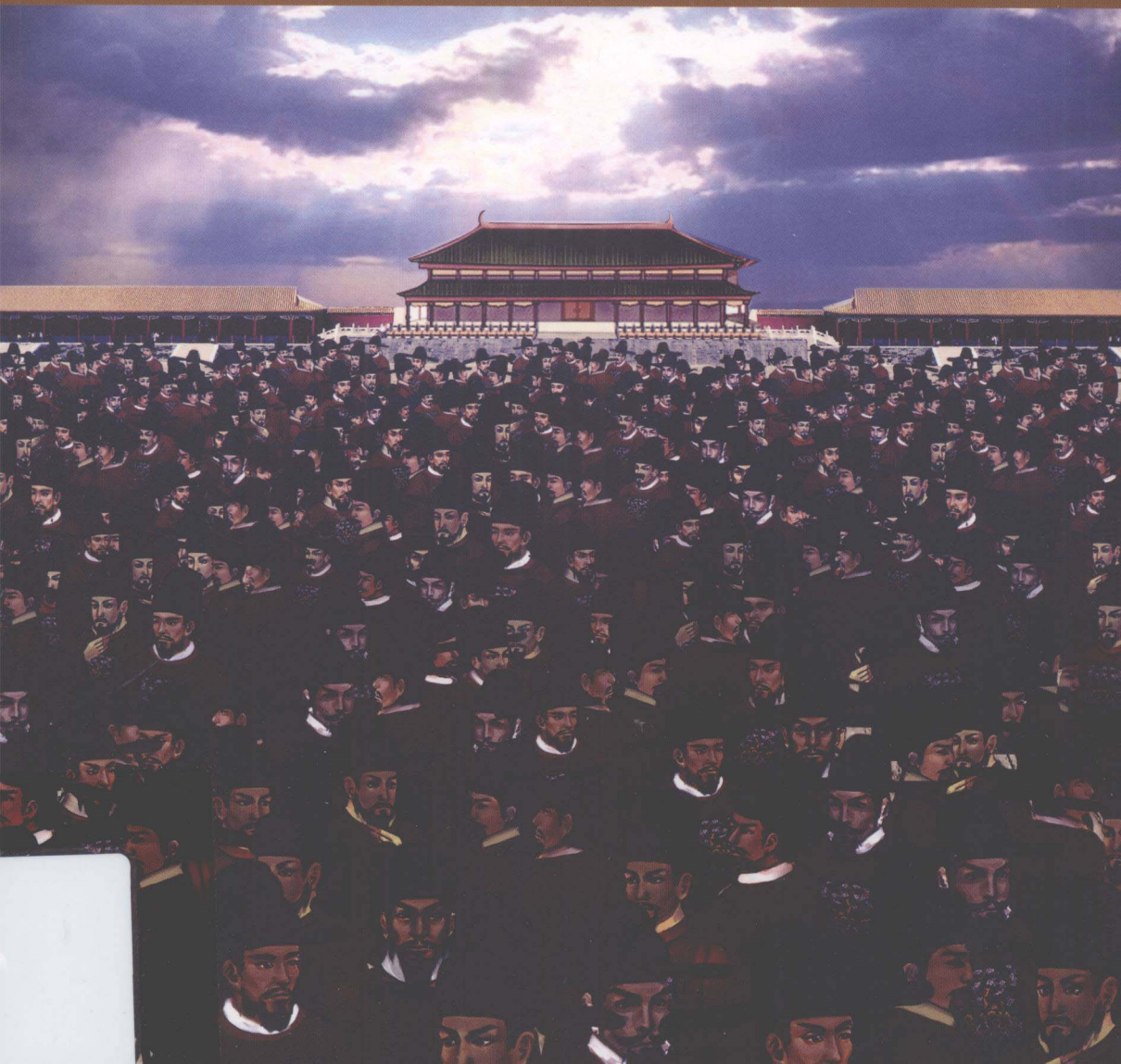
## 对一个宦官时代的全景式展示

人人都是刀斧手，个个都是权谋家。

解读历史政治运作与权力之道，记录无数无情的谋略与无比的忍耐。

高天流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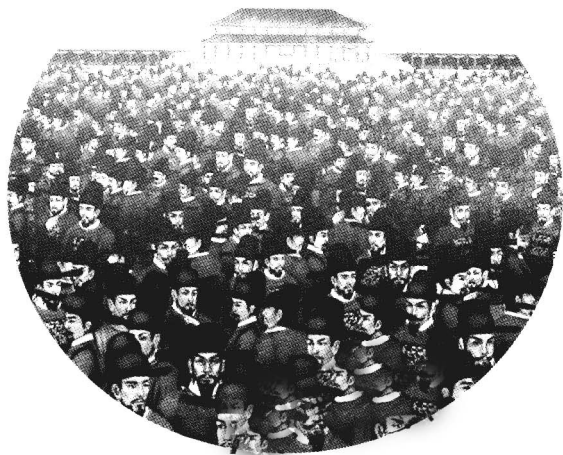
辽宁教育出版社



# 如果这是宋史

## ③仁宗盛世卷.上

高天流云◎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如果这是宋史. 3, 仁宗盛世卷. 上/高天流云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382-9447-7

I. ①如… II. ①高… III. ①中国历史—北宋—通俗  
读物 IV. ①K244.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8235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277千字 印张: 18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 王 俊

责任校对: 刘 璵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版式设计: 高 亮

---

ISBN 978-7-5382-9447-7

定价: 29.80元

# 如果这是宋史 | ③仁宗盛世卷·上

## 目录 CONTENTS

- 
- 第一章·宋朝能否不姓赵 001
- 第二章·天圣手段 026
- 第三章·生死两艰难 032
- 第四章·三国少年说 041
- 第五章·恒河沙数沥明珠 051
- 第六章·王钦若之死 061
- 第七章·怎样扼杀武则天 068
- 第八章·怨恨变毒药 085

- 
- 第九章·二十三年前的狸猫 090
- 第十章·蜀川的女儿 098
- 第十一章·妈妈，我想你 106
- 第十二章·西夏孵化记 118
- 第十三章·史上最隆重……离婚 128
- 第十四章·举国皆圣贤，皇帝终颓废 140
- 第十五章·开封青云路 149
- 第十六章·三百年间他第一 168
- 第十七章·李元昊的运气 179

## 目录 CONTENTS

---

第十八章·宰执功力400年	185
第十九章·黑暗前的黎明	198
第二十章·荣耀三川口	210
第二十一章·举国思战变茫然	227
第二十二章·悲怆好水川	248
第二十三章·绝世忠勇不值钱	259



与其歌颂生命，不如期待死亡。历史的契机，从来都不是随着哪个高人的诞生而出现的，永远都是哪位权贵死了，才给后来者留下了些许的机遇。

比如说，皇帝。谁让它是终身制。

时间凝聚到公元 1022 年 3 月 23 日，宋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宋朝皇宫大内西北角的延庆宫。宋真宗赵恒就要死了，他安静地躺着，等着生命与灵魂，天国或地府的归宿。可在他眼前所闪烁的，却仍然还是尘世间的幻影。

一个声音在小声地向他保证，每一个字都被写进了史书之中：“皇太子聪明睿智，天命已定，臣等竭力奉之。况皇后制裁于内，万务平允，四方向化。敢有异议，乃是谋危宗社，臣等罪当万死。”

这人是首相丁谓，长篇大论，其实完全可以归纳成一句话——皇上，你放心死吧，俺们大臣决不欺负你的孤儿寡妇。

就是这么简单。而且说这话时，他与皇帝之间还隔着时年十三岁的皇太子赵祯，以及一大堆的宰相、枢密等顶级高官，并且谁都知道，皇帝卧榻之后，几步开外的屏风里，就隐藏着当朝皇后，那位早就替赵恒打理着朝政的蜀川女子——刘娥。

一切很美好，这些话让赵恒带着一丝宽慰的微笑死去，但当时马上转入哭号阵容的人们绝对没法想到，人类的心理有多复杂，有的人越是在郑重其事地保证什么，其实就正是在处心积虑地破坏着什么。丁谓的心，从意识到赵恒必将很快死亡之时起，就开始了转变。

其具体表现，就从赵恒刚刚咽气开始。据史书记载，赵恒死了，两府高官立即跪倒在地，一片哭声，难过得一塌糊涂。当时刘皇后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她格外冷静，凛然说出了自己在正史中留下的最初的八个字——“有日哭在，且听处分！”

都别号了，我有话说！

多么简明扼要，掷地有声，完全是一个强者形象，非常符合她在历史中的地位。但很可惜，是符合她以后的历史地位。在当时，她说出这八个字之后，就立即被踢出舞台，到一边凉快去了。

皇帝死了，官场重新洗牌，你以为你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可以大声说话了？开玩笑，孤儿寡妇就是要受欺负的，不管你是皇后还是村妇。

丁谓抢占镜头，八字喝令出口之后，就成了他的天下，具体表演从他抹干了眼泪开始。他爬起来去做最重要的那件事——写遗诏。这里历史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说东西两府的宰执高官们当场就退出延庆宫，到外边的殿庐去写字，内容依据是赵恒临死前的遗言；第二个，是《续资治通鉴长编》里的一句话：“初，辅臣共听遗命于皇太后，退，即殿庐草制。”也就是说，是先在延庆宫里听刘娥说了怎么办事，然后出来一一抄写，变成书面文字而已。

区别巨大，前一个刘娥只是个等待确定身份的遗产继承人，所有的权力都在冻结中；后一个就让人激动了，刘娥已经是帝国支配者，她的话，已经是最高指令。

但看事情的结果，就和这两个前因没有关系。无论是死皇帝，还是活皇后，都被丁谓扔到了一边，发令者有权力，操作者有技巧，一个高明的掌柜的，就是能让东家的愿望走样。

殿庐中，大臣们忙成一片，丁相公悠然举步，鹤立鸡群，他看着遗诏执



笔人副宰相王曾小心谨慎地写了几个字，就突然间叫停：“王曾，有个字你多写了。”

嗯？全体宰执的目光都转了过来，不可能！刚才竖耳倾听，现在众目睽睽，谁敢多一字、少一字？篡改诏书，那是要株连九族身败名裂的！可是丁相公就真的具体指出了错在哪里。

——王曾，“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有这个“权”字吗？

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变得目光凶狠，咄咄逼人。“权”，在这里是指代理、暂时的意思，也就是说，皇太后刘娥虽然有权和小皇帝一起治理国家，分享军国大权，但只是暂时而已，一切都因为皇帝太小，只有十三岁。

但是去掉了这个“权”字，就等于赵恒曾经亲口说过，并且写成了书面法令，刘娥可以终身与赵祯分享皇权，立即就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武则天！

一字之差，天地之别，这已经超出了篡改的范围，完全成了翻写。除非是刚才在延庆宫里所有的宰执大臣们都悲痛过度耳膜穿孔，把字听岔了，不然丁谓的行为就是彻底地忤逆先皇、背叛当今，是在造反！可问题是丁谓现在已经在很有诚意地造反了，请大家来狠扁我吧——但谁来出头呢？

沉默，东西两府全体大臣们一致决定用目光杀死他，纯粹凝视，可时间在迅速地溜走，眼看这个“权”字就要被删除定稿了，但就是没人跳出来扬名立万。丁谓悠然自得，他在享受着这时的寂静，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对威严的敬畏，他丁谓在后赵恒时代的天下已经树立起了无人敢犯的权位！

事实上他早就算定了，看看周边的这些人吧——他本人是东府首相，以下是副宰相冯拯、任中正、王曾；西府枢密院一方，正使是忠诚的老搭档曹利用、副使是可爱的钱惟演，以及新上任的张士逊，这些人无论哪个都不敢或不愿与他作对。

但事情总是会有万一，下一瞬间真的跳出了一个敢叫板的，而且还是其中最弱势、最微妙的那个人。

那人突然把笔扔掉：“政令出于房阁，不入庙堂，已经不是国家之福。称‘权’字才能勉强善后，何况刚才言犹在耳，怎能随意篡改？”

丁谓蓦然回首，惊觉自己仍然百密一疏，真的有人不顾自身安危，敢于

公然对抗他！

遗诏执笔人王曾。

王曾，真的想不到会是他！按说此人早就被冷处理了，自从他的同党寇准、李迪被贬出朝廷之后，他能幸免留任已经是“相”恩浩荡。而之所以留着 他，一来是才子难得（状元之才，并且他考中的那一科是宋史中最难的几届之一）；二来也就是为了做个样子，表示朝廷还没有变成一言堂。但无论怎样，王曾都失去了话语权，直到眼前这一刻为止，他已经在史书中彻底沉默了很久。

事实上就算是所谓的执笔，也不过就是个抄写员，他的手得听别人大脑的支配。这时他敢于跳出来叫板，丁谓的脑子瞬间闪出了太多的问号，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王大状元，你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或者说，你知道我丁谓正在干什么吗？

是纯粹地想当个忠臣，来维护新老两位皇帝的合法权益，还是说也是个有心人，看透了丁谓的把戏，真正想拆台？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丁谓接下来的行为才有了在史书中的记载的这一幕——他居然忍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王曾点了点头，示意王曾把笔捡起来，按照你记住的条文来写。

也就是说，“权”字被保留了。

但是别忙，事情还没完，丁谓的考验才刚开始，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懂不懂，或者你们懂了几分……就这样，王曾重新提笔才又写了几个字，丁谓又突然叫停。

——等等，王曾，这次你漏写了，淑妃应该晋升为皇太妃。

淑妃，是指赵恒的小老婆杨氏，此女子前面说过，出身比刘娥高贵，资历更是一点不差，就连在小皇帝赵祯的母系排名上，也仅次于“生母”刘娥一点点。刘娥是“大娘娘”，杨氏是“小娘娘”。那么是不是顺理成章，由皇妃而升为皇太妃呢？

王曾的反应是再次把笔放下：“刚才没听到这一句。”仿佛还是与前一句抗议雷同，彻底的重复，但是殿庐之中重臣环绕，他们的感受却与刚才不

同。胆战心惊，又摸不着头脑。

说了丁谓，他这一次的提议看似非常无厘头。分析一下，为什么要突然提到后宫里一个本来没有任何参政经验和政治资历的嫔妃呢？是为了继刘娥之后，再次与皇宫结下深厚的工作友谊，还是在刘娥的授意之下，才这样来说？

都不对。首先，王曾的话已经证明，刚才刘娥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其次，皇太后之外再出现一个皇太妃，尤其是各种资历都差不多的另一个女人，那就是东、西两宫的雏形了。丁谓这样做，是在分刘娥的权！

历史也马上就证明了刘娥的愤怒，各种史书都随后表明，“明肃亦知之，始恶丁而嘉王之直”。“明肃”，是刘娥后来的封号，是说就从这一刻起，她才开始对丁谓深恶痛绝，而且对王曾的忠直开始赞赏。但丁谓的行为仍然非常奇怪，这样解释仍然不通的。

试问，前一个提议是要让刘娥直接当皇帝，终身当皇帝，那么第二个提议，为何就要另立太妃，把刘娥的权力再分化一下呢？

为什么呢？

这就是那个“真相”了，王曾，甚至曹利用们，看你们到底懂不懂。

其实很简单，第一个提议，是试探一下群臣们对赵恒的忠诚度，以及对刘娥、赵祯的怜悯度、期望度，更是在试探他丁谓本人此时对官场高层的认知度。

结果看似很令人失望，被王曾跳出当场给掀翻了，但是丁谓一定在偷着笑。多理想，我的同伙们还是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只有以前的死对头寇准的一个小帮兵还贼心不死，想和我较量。很好，现在不忙，转眼就让你遭殃。

而第二个，就是要试探一下包括王曾在内的高官同人们，你们对近五六年以来隐在幕后操纵国家的刘太后的认知度是怎样的了。我搬出来杨太妃来分刘太后的权，看看你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很微妙，执笔人王曾再次反对了，貌似与上一次相同，可这只是表面的行为，内里的底蕴是什么？是为了太后还是已经死了的老皇帝？也就是说，

这个王曾是想当现在时的宠臣(讨好刘娥),还是要当过去时的忠臣(忠于赵恒)?

不大好分哪,知人知面难知心,就连这时其他同僚的心理都不好揣摩。请问,同样是沉默,有人当做“不说话就是同意了”,可另外还有种说法,叫“无声的抗议”!所以一个真正高明的心理战高人,我是说,是那些以心理战为职业,代价是全家全族人生死荣辱的实战者们,是绝对不会单凭自己的心灵喜好,或者所谓的经验,来判断别人微妙的心理变化的。

无论如何,那样成算太低,风险太高。只有所谓的学者们,才可以不付代价地尽情“研究”。

丁谓的高强之处在于,他根本就不去特别用心地猜,我当场试验你们一下,稍微看一下反应就成。不是没有太激烈的反抗吗?仅仅是以“刚才没听到这一句”为底线来抗争吗?那就好,丁谓急转直下,神色突然轻松,像开玩笑一样地说了一句:“遗诏可以改变吗?”然后就走到一边,不再答理这件事了。

当天的遗诏终于百分之百地按照皇家宫廷的意思写成,人人都松了一口气。按说这就是天下太平,君臣有序了,因为名分是封建社会里最大的安全系数和保障,有了它当时的人类才能生存。从此皇帝做皇帝的事,太后帮皇帝做事,大臣们为太后做事,多简单。

但是根本没那回事,名分是名分,“真相”是真相,那玩意儿就算没人能懂,可事到临头,不容你不服!

丁谓雷厉风行,他用一连串的强势行动,去教会所有人懂这个“真相”。在他狂风一样席卷大宋官场的袭击行动中,彻底做到了一视同仁、有虐无类。其中就包括各位官场老油条,东西两府外加三司六部的大佬们,也包括新上任的太后、皇帝,同时更包括了他以前的老上司,无论是多牛的、多高的、怎样显赫的人种,都统统卧倒,奄奄一息。

以商议皇帝、太后的日常工作时间表拉开序幕。

先是感觉良好的副宰相王曾率先讲话。状元博古通今,他提议要援引历史上太后当国次数最频繁、效果最显著的东汉王朝为先例,请太后与小

皇帝每五天上朝办公一次，地点设在正规场合随明殿。连具体的办公桌摆放次序都已经找到了经典。

皇帝在左，太后在右，与群臣之间以帘幕遮起。

大臣们都没话说，汉，尤其是东汉，是中国正朔朝代里的典范，引经据典找到那时候，是完全正确，并且堂皇正大的。正要同意，丁相公突然提出动议，王曾的办法不好，我的才对。我提议，鉴于皇帝太小、太后操劳，每个月只上朝两次算了，就在朔、望两日（每月阴历初一、十五）。具体的办公方式更要讲究，如果有大事的话，那么请太后、皇帝召见宰执大臣们共同解决；如果没有大事，那么请太后和皇帝就安生地休息，静等皇帝长大吧。俺们大臣负责一切事务，等有了解决办法之后，会由大太监雷允恭（多大？比周怀政大）传递到后宫里，只要太后和皇帝签个字、盖个章就算了（宫中批奏）……

此言一出，政事堂里的两府大佬们再次目光凶狠，咄咄逼人，被刺激得满脸青筋，可仍然敢怒不敢言。目光是可以杀人，可纯凝视时间长了就等于向领袖行注目礼了。最后忍无可忍开口说话的还是王曾——两宫分处，宦官揽权，这是祸乱的征兆。这绝对不行！

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按丁谓所说的办，皇宫深处，太后和小皇帝本就不住在一起，两人分别被大批的太监、宫女所包围，每个月只有两次可以走出围墙，到外边见到大臣。想想一年才有二十四次，还不算必定会有的特殊情况，如太后或者皇帝身体突然不适，没法上朝办公。这期间谁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太监们？

可是传递政令的就是位大太监，时间长了，这条联结内外的纽带必定会变质霉烂，此太监和外面的主事大臣一握手，整个朝廷和后宫就将被彻底洗白。历史上这样的事太多了，从来没有例外。

所以王曾要争，无论如何都要争到底。他已经运足了气，等着和丁谓以及整个丁谓集团拼个你死我活，却不料这一次丁谓连理都没理他，直接跳过他的头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是首相我说话，把我的动议直接送到后宫，请太后决定。看听我的，还是听别人的。

众人目瞪口呆。丁谓脑子秀逗了？要恶搞别人，还问当事人是不是很愿

意？刘娥是出身贫农没错，可她从来都不喜欢被领导！

但是片刻之后，宋朝的顶级高官们彻底僵硬了，他们将难以置信的目光投向了丁谓丁大相公。这是真的？丁谓真的让皇太后刘娥屈服了？真的？当年，好多年，连赵恒都没法压抑住刘娥从政报国的欲望和决心，丁谓一个轻飘飘的小建议，就让刘娥乖乖听话了？！

可是千真万确，宫廷大内传出来的太后手书，真的是全盘同意了丁谓关于太后、皇帝日常工作的时间表。就这样，大宋王朝的行政管理命脉就此真的落入了丁谓的手中！

可是这一切都为的什么啊？刘娥不是真的有什么心理障碍，刚巧这时候犯病了吧？

刘娥躲在深宫内院里，她想什么没人知道，她做了什么，也只有她自己才清楚原因所在。外人只能猜。那么猜测，这种心理活动，人类的共同特征就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她没看准，所以不敢乱说乱动！

丁谓在这期间就像厉鬼附身，其凶悍无情的程度，让后来权倾朝野数十年不倒的宋朝第一流奸邪权相如蔡京、贾似道之流都望尘莫及。他做事做绝，毫无顾忌。

在给刘娥提建议之前，他做了一内一外两件大事。

第一，他要清算恩仇，杀人到底。矛头指向老冤家寇准、李迪。

很多史书上讲，丁谓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狠毒心肠，所谓奸臣不是人，害人才快乐。但这样解释就太模糊了，把丁谓精于计算、运筹帷幄的心术看得太低。他之所以要痛打落水狗，恐怕这段时间内王曾的表现是一大原因。

老政敌们蠢蠢欲动了，难保新皇帝上任，再把两个老家伙招回朝廷，尤其是寇准，此人坐电梯的次数太多了，没法不让人提防。那么何不先下手为强，既泄愤又保险，干得漂亮些，于公于私都丰收？

于是丁谓提议，把现道州司马寇准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现户部侍郎、知郢州李迪贬为衡州团练副使。两位前宰相彻底威名扫地。但这只是开始，丁谓要求再把他们的罪名播于中外，让契丹人、党项人、高丽人都知道，这

两个道貌岸然、声名显赫的人都是什么德行。

贬官制的规格很高，由知制造宋绶来写。根据丁谓的要求，给寇准批了四个字：“为臣不忠。”给李迪的是：“附下济恶。”

所谓一字定终身，这样的考语在儒家的君臣伦理中已经是十恶不赦。不忠、济恶之徒，足以为万世君子所唾骂。宋绶写完，既内疚又忐忑，为寇准、李迪悲伤，更为自己的清名痛惜。可是没想到丁谓竟然大为不满，这写的是什么东西？现如今的知制造连个字都不会写了吗？！

“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丁谓横眉以对。宋绶无可奈何，先道歉再请示，那么应该怎么写？丁谓示意你滚开，我自己来。

他在寇准的贬官制上添了这么一句：“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皇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此沈剧。”也就是说，当寇准这个“丑徒”在朝廷上搞风搅雨做坏事时，正遇上皇上开始得病，是被他吓的，才病重而死！贬他的官都是轻的，他实在是个害君致死的败类！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是尽管这样，冠盖满开封，却无人敢一言，眼看着文件就要下放生效，寇准、李迪的声誉就要遭到前所未有的伤害，最后还是王曾走了出来，再次反对。第一，这样的贬词太严重了，不妥；第二，寇准贬得太远了，崖州，那是南海之滨，荒蛮不毛之地，让一个年已六十的老人万水千山而去，不是要他的命吗？

言辞恳切，不单单是反对，更是劝解，落井下石很寻常，可是对一个老人稍微怜悯一些不行吗？但丁谓静静地凝视着王曾，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居停主人勿复言”。

王曾立即闭嘴，后退，再不反对。

“居停主人”，这四个字是王曾的心病。当年寇准刚被罢相的时候，他曾经把自己的房子借给寇准住。很平常，但这事可大可小，联系到之前的党争关系，以及现在他再为寇准说话的立场，丁谓很容易就会把他再次扔进党争的旋涡，把他也扫地出门。

根据后来王曾的表现，这时他不是怕，而是还有那么多、那么重要的事没有做，他决不能白白地被丁谓迫害挤走，于是他只有选择忍痛退后。就这

样贬官制开始生效，丁谓的政敌从官职到名誉被一撸到底，考虑到彼此的年岁差距以及得势的程度，丁谓应该感觉满足并且安全了。但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开封城里所有的宋朝高官们都没有想到，这仍然只是个开始！

贬官制照发，由官方派出使者送往雷州、郢州，送交寇准、李迪本人。只是在使者的行囊里多了些东西，那是丁谓的私人礼物，却盖上宋朝官方的印迹。这就是丁谓的风格，你得罪他，或者他得罪你，都只有一个结果。

你死，他活。

开封使者离京城，宋皇旨意要杀人。一看这两位分别赶赴道州、郢州的使者的行囊装扮，开封城里稍有慈悲之心的人都不禁惻然泪下。

寇准和李迪就要死了，而且是身首异处，死无全尸……因为在这两位使者的坐骑上以锦囊各包着一柄长剑，任谁都知道，那是去赐人一死的朝典。

君王赐，不可辞，做臣子的人除了死路一条，再无选择。

就这样，道州城里终于迎来了寇准的凶信。只见这位使者直奔府衙，一路之上面无表情，长剑半露，州兵衙役都吓呆了，甚至忘了替他通禀。

该使者直入府衙，发现道州府衙里正在欢歌宴饮。酒香扑鼻，歌声绕梁，寇准的标准生活仍然在道州继续。这很好，要的就是这个强烈的逆差。该使者很有谋略，他转身出门，先进了驿馆，然后才派人通知皇命已经进城。一瞬间就把所有的欢乐都冻结。

道州官吏们立即赶了过来，诚惶诚恐，静听吩咐，可这位使者一来不见，二来不答。按理说这样府吏们根本就不用等了，可以回去继续喝酒。但谁敢呢？使者的冷脸，还有诏书与长剑都意味着什么，开封人懂，道州人也懂！

可寇准不懂，前首相仍然坐在府衙里，喝酒听歌，无动于衷。这是自信，更是招数，这时寇准的表现完全有别于稍后的李迪以及数十年以后的苏轼，他的镇静击破了丁谓的预谋，以及这个使者的招数。

相持了好一会儿，寇准才派人去传话：“如果朝廷要赐死寇准，请把诏书拿来我看。”



直到这时，该使者才不得已把诏书打开，当众宣读。吁——一身的冷汗啊，原来只是贬官制，那把剑嘛，看来或许只是该使者走长途时的自卫武器，根本一字未提……寇准哈哈一笑，脱掉刚刚借穿的一件官袍，招呼宾朋再次入座，我们接着喝！

明日天涯远，有酒今朝乐。雷州，那真是千山万水之外，海天相接之处了，我寇准可能再无回日，但生当尽欢，死要无憾，这一生，过得值了！

这是寇准，是不是觉得他也没什么凶险的呢？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毒酒和设计，没怎么为难他嘛。但只要再看一下李迪的遭遇，就知道寇准当时面临着怎样的局面。

在郢州，使者的表现和道州的一样，李迪却万念俱灰，他在接旨之前就选择了自杀。结果被他的儿子救下来没死成，接着的遭遇就更惨。他被剥夺了自由，关了起来。如果有来探望他的亲朋部属，那位使者也不拦着，只是当面一一记下各人的名字。如果有谁送来了吃的，就摆在那里任它霉烂，李迪半口都别想吃到。

一切都合理合法，自杀是你自己搞的，探病的我也没拦着，任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字。就这样，李迪都快饿死了，他儿子都不敢出头，结果终于有一个宾客忍无可忍地跳了出来。此人名叫郑余，是个硬汉，开场就把天窗挑开了，跟这位杀人的天使说说亮话。

咱们明说了吧，你就是在讨好丁谓，想害死我的主公。现在你听好，我郑余不怕死，你要是弄死了我的主公，我就要你死！

直到这时，该使者才宣读了诏书，李迪才得以到衡州去上任，继续当他的官。

回顾整个过程，堪称杀人不见血，并且连责任都不负。如果丁谓真的得逞了，有一天他和两位老前辈在阴世里相见，想必他都会笑得哈哈的。拜托你们真好玩，俺只是稍微地暗示了一下，就都急吼吼地去死了……怎样，很爽很服气是吧？

但是一点都不能嘲笑李迪的“自动自觉”。第一，他应该不是怕。怕就不会去自杀。顶多只是不愿被砍头，想留个全尸罢了。第二，要想知道为什么